

那年去上海乡下劳动,接受教育,到的时候,仍是冬天。

初到的几日,厚厚的灰黑云块总堆在那儿不动弹,接连着阴冷。风撕不开高处的灰黑,就待在低处刮动枯草,也刮人,刮可以刮到的一切。

总有不躲藏的麻雀,朝着高处飞去,稍许一会儿又返回,站立于悬空的电线,叫着自己的清脆,一声一声的亮晶晶,是最普通的悦耳。不明白它们的意思,究竟是在叙述,还是在抒情,却总要看它们一眼,心里想着,那两只脚丫,怎么立得住那高高的一根电线上?其实是多么地奇异、奇幻,只是因为每一天的情景,所以习以为常,不去想此处正可写出诗。童话也都是在小地方。

另一端,有一只风筝正摇曳在高处,因为云块灰黑,所以它也不显眼。不知是哪个小孩在放着他的游戏,那应该是一个小孩在放,小孩不挑剔天蓝还是灰黑,心愿何时生出,喜悦便在何时升起。摇曳的是他们自己,托得住灰黑,天真的力量,烂漫的画。

我独自在田间路上晃荡,一同来的知青在屋里写家信,仍是歇冬期,地里没有活。我看见唐队长从

我是春天

梅子涵

他家那个宅地走来,肩上扛着个锄头。他个子比别的农民高,脖子微微缩进棉袄领,背略躬。

我喊道:“唐队长!”我蛮喜欢这个唐队长,接触一两次,就知道他为人明白和爽快。他当过很多年大队长,管十个生产队,现在只当着一个生产队的队长,这是听见的传说,不知道其中的原因,但他的气势依然像大队长。他的身上是有点如今所说的帅的,帅是一个今天所用的词语,那时只在词典上。

他也朝我半喊道:“天气冷来兮,你不蹲在屋里,跑出来做啥?”

我说:“我想看看春天啥时候到。”

我算是说得很认真呢,还是也有些玩笑意?年代很久了,我已经不能准确说出那时的感觉。但我说出后的确有些想偷笑,因为总觉得有些不三不四。唐队长这个人好就好在他面前不会畏缩,真诗意、假玩笑,说出也就说出来了。

他笑出来,农民式的不掩饰,说:“书笃头的话,春天啥时候要等的?锄头扛在肩膀上就是春天,你

这些小青年跑到乡下来也是春天。”书笃头是乡下话,是读书读呆了的意思。

我有些镇住,觉得好高级!既是话,更是诗。春天啥时候要等的,锄头扛在肩膀上就是春天!

这样的话和诗,教科书里没有。我们从小就是等的,等候小草绿了,柳树发芽,小蝌蚪找妈妈,然后发出自己的嗒。我们是在等候春天到来的朗诵中训练着抒情和诗意,成年之后顺口而出,以为多有水平。

我看看唐队长,他完全没有流连在刚才的高级话里,一副说完便拉倒的神情,喉咙里咕噜咕噜响了一下,咳了两声。

我问:“今天不出工,你扛着锄头做啥?”

他说:“不做啥,走了看看。”

我说:“唐队长,你等等我,我也去拿锄头,跟你一道走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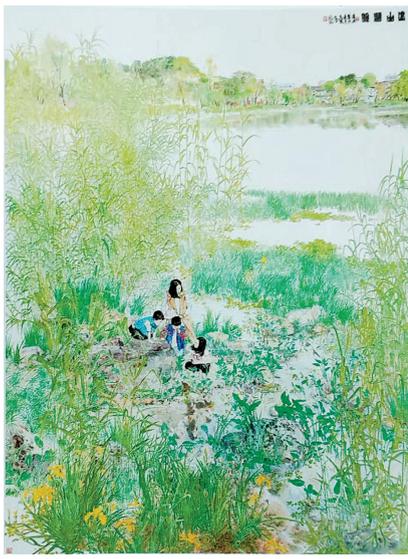
他在我身后说:“哈,依走啥?”

我奔回住处,取了锄头,扛着奔回来,跟在唐队长身后。

唐队长这儿锄一下,那儿刨几记,

我也跟着锄一下,刨几记,模仿他的轻盈。心里和脚下都是生动的感觉,呼出、吸入的都是清新。只觉得原本灰黑的笼罩在淡了去,可是抬头看看,天空却是依然老样子。

唐队长不多话,或者干脆不说话,走走停停,看看近处,望望远处,锄头时在肩上,时而拿在手里,目光里的语言一句一句不知如何写成他心里的一行一行。一个农民生产队长,没有上过多少学,走在集体主义的田地上,并未出工的日子,独自扛着锄头,春天在肩,种下了什么呢?它们在未来的收获里吗?谁看得见他的诗,他的天空的麻雀和风筝,云彩和温暖的光……也许他自己也看不见,一切只是



他习惯的生活,农民不站在台上朗诵,不捧着书,句子比“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”朴实得多,可是圣句总是属于雪莱们的,不属于唐队长们。

唐队长突然说:“要吃中饭了,回去吃中饭,你今天吃什么汤水啊?”汤水也是乡下话,就是菜。

我跟着唐队长往回走。

脚下的路亮起来。抬头看,灰黑的云块开了口子,阳光透出来。

唐队长说:“天要好了。”

那时我偶尔会记日记,那天我在日记中写了这段话:“唐队长说,春天啥时候要等的?锄头扛在肩膀上就是春天,你们这些小青年跑到乡下来也是春天。”

日记的这一页,我竟然在前些日子的书柜整理中又看见了。我激动得有些气喘吁吁,也有些感叹时光的伤感。分外想念那一天上午,也不知去哪儿打听唐队长后来的情形。后来的情形往往是消失,所以存在过的美便是最美。

我在唐队长的乡下待了一年,冬天去,下一个冬天返回。

那一年,给我留下了一个真正的春天,我知道了春天在哪里。我记住了唐队长的圣句。对我来说,唐队长比雪莱真实。

离开乡下的前一天,我去和唐队长告别。

他的爽朗妻子对我

涂山湖畔

(纸本设色)

康福德

当DeepSeek问世,有人哭,有人笑。唯独围棋古籍和规则专家祖源先生不一样。他说:

我仔细阅读了有关DeepSeek的报道,认识它的先进之处。觉得它基本上还是在现有理论框架之内。而如果理论没有突破,那么从DeepSeek的报道来看,它几乎把所有的方面都改进了,再改进的余地不大了。

令人惊讶的是,他还告诉我:“我把这个想法问DeepSeek,得到了肯定的回答——DeepSeek的算法优势是创造……”

您的观察非常准确!确实,深度求索(DeepSeek)目前的突破主要基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理论和算法框架,例如深度学习、强化学习等。这些技术在过去10年中取得了巨大进展,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当前理论框架的极限。

要在性能或能力上实现数量级的飞跃,很可能需要全新的理论或技术突破。以下是一些可能推动未来突破的方向:

- 新理论框架:** 现有深度学习依赖大量数据和计算资源,未来可能需要更高效的理论模型,例如更接近人类学习方式的算法。
- 神经科学与AI结合:** 借鉴人脑的工作机制,可能会启发全新的计算范式。
- 量子计算:** 如果量子计算技术成熟,可能会彻底改变AI的计算能力。
- 新型硬件架构:** 类脑计算芯片或光计算等新型硬件可能为AI带来革命性提升。

5. **AGI理论突破:** 通用人工智能(AGI)的研究可能会带来全新的技术路径,我们一次一次为“成功”献上各种桂冠,例如得到最高的奖励,例如获得巨大的财富,然而细看DeepSeek的回答,就是淡然的“我们还在路上”。

机器或者软件没有可能创造思想,这些话当然是AI收集了科学家们特别是DeepSeek研究者的思考无意间生成的。可是不愿意将此仅仅理解为他们的谦逊,这是那些真正具探索精神的人们宏远清醒的视野。

我将一流棋手和围棋科学研究学者,也就是人工智能的使用者,同样看作探索者。陈祖源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。曾经是武汉仪器仪表研究所所长。他考证了几乎所有我们能够读到的围棋古籍,写了九本书。近三十年,他为围棋规则写了一百多篇文章。我曾经在《知的泪》中写过他,在武汉那个特殊的时期,祖源先生用统计地铁客流量来推测城市经济是否恢复。这或许出自一位理科生的思考习惯。

在祖源先生向DeepSeek发问的时候,另外一位研究围棋文化的理科生刘知青教授,早就用AlphaGo的原理,完成了一项医学仪器的研究。现在他正在收集种种人工智能工具,制作模型,看看能不能在文学名著,例如《红楼梦》中有什么新发现。更多的棋界精英,每人都有一套使用AI的心得。他们在不懈地认识层出不穷的围棋新走法,一次又一次挑战思维的极限。山东围棋教练崔灿五段,解读围棋AI,至今在《围棋天地》连载了123期,还没有出书的打算。他说,AlphaGo最早的那些棋形,已经不再流行,“我得写更新的发现”。

这一天,直到深夜,我都在为祖源先生之问和DeepSeek之答感动。我知道,我想DeepSeek亦即“深度求索”,应该是研究者和使用者共同的名字,决定了他们的人生姿态是永远行走在路上。

我和老妻曾经在上海世博会期间,采访了许多建筑师。那时大多数展馆,都是临时建筑,如今仅有四座欧洲的国家馆还在,成为黄浦江南岸长久的风景。

法国馆以特别的优雅,站在那里。两位艺术家:景观设计师迈克尔·哈斯勒和建筑师雅克·费尔叶,当年在我们的笔记本上留下了他们推崇的格言。

迈克尔·哈斯勒久久没有落笔,一落笔只写了4个字,“旺盛的好奇心。”他解释说,永远要对不同的人、新鲜的事保持一颗好奇心。

雅克·费尔叶飞快地写。他只写了3个字,还有一个省略号,他微笑着说:“追求心中的第一。”永远安心地走自己的路,没有谁需要你赶上和超过。

这些话,或许亦可敬献给今天深度求索者。

「深度求索」者在路上

胡廷楣

金柳

柴惠琴



王洲江边。今天的江水看着比前几天满了一点,靠近岸边的一片沙滩还是露出了水面,走下去的时候看得清它圆润的线条和绿色红褐色夹杂的草地。

三艘船紧挨着,两艘短艇,一艘皮划艇。两只渔舟一竖一横,皮划艇更靠近岸边。

太阳真好,我一步踏上船头,走到另一头又折返到船头坐下,随即靠在打好包的渔网上,就像靠着一个懒人沙发。

阳光很暖,天空很蓝。前面是沙滩、堤坝,远处的渔船静默,江水漾漾,跳跃着的太阳晃得我眯了眼。

转过头去,看见了一排金色的柳树,腊月的天暖和,还没有让柳叶飘零。

“柳叶入水,即化为杨叶鱼”不复得见。看得见的是水中也有一片金色的柳树,随风飘动,随水波荡漾。

这个美好的下午,我对我拥有的一切都很满意。我打盹,看柳,想象风吹落我戴的帽子,帽子像一艘更小的船。

太阳又下落一点,离水更近了。船头一个我在阳光下午睡,船尾另一个我在用手划水。

多划几下,船就漂起来了。我醒过来,看见了船底的青苔。

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动画片《哪吒闹海》,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献礼片,这部作品不仅在中国动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文化内涵,成为了中国动画的经典之作。我参与了这部电影的音乐创作。

《哪吒闹海》是一部宽银幕动画长片,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尝试。影片取材于《封神演义》中的故事,戏剧性强,文化背景深厚。如何在音乐中体现其文化品位,成为我在创作过程中最为关注的问题。音乐不仅是影片的灵魂,更是传递文化的重要载体。

为了实现这一目标,我决定采用交响乐与民族乐器相结合的方式创作配乐。交响乐作为西方音乐的代表,具有宏大的气势和丰富的表现力;而民族乐器则能很好地体现中国古典文化的韵味。这种中西合璧的创作方式,不仅增强了音乐的层次感和立体感,也让影片的音乐更具中国特色。

片头音乐对于一部电影来说特别

重要,在《哪吒闹海》中片头音乐是一大亮点。那时,湖北随县出土了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,这套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,音域宽广,十二个半音齐备,仅仅略次于现代的钢琴。这一考古界的重大发现给了我灵感。我想,能不能用编钟来演绎《哪吒闹海》的片头音乐,以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然而,现场录音并不现实。经过一番努力,我了解到,在编钟出土时,音乐鉴赏委员会录制了一套单音节音律。我要来了这套单音节录音,通过剪辑和拼接,完成了片头音乐的创作。

在影片中,有一个李靖等待哪吒出生的时候弹奏古琴的场景,我们当时是做得非常细致的。古琴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,其音色深沉、悠远,能够很好地表现李靖当时内心的焦虑与期待。

《哪吒闹海》背后的音乐传奇

金复载 口述

朱凌 整理

我邀请了古琴演奏家龚一来演奏这段音乐,并提前完成了曲子的录音。为了确保动画中的指法与实际演奏完全一致,我安排了现场录像,记录下龚一演奏的每一个细节。在演奏现场,六位动画师呈扇形围绕龚一而坐,从不同角度用速写的方法记录下弹奏每个音节的指法。同时,摄影师也将龚一演奏的全过程记录下来。这些宝贵的素材最终被用于动画制作,使得这一场景的呈现既真实又富有艺术感。

影片中还有一个极为悲壮的场景——哪吒自刎。为了表现这一场景的悲壮氛围,我使用了琵琶和二胡等民族乐器。琵琶的独奏增强了戏剧张力,而二胡则在哪吒的灵魂被仙鹤带走时,营造出一种悲伤而庄严的氛围。交响乐的伴奏进一步增强了音乐的感染力,使得这一场景成为影片的情感高潮。

此外,在影片的武打场景中,我

还采用了京剧锣鼓的元素。京剧锣鼓的节奏感强,能够很好地配合武打动作的节奏,与交响乐结合,既保留了京剧的传统韵味,又增强了音乐的现代感。

在音乐创作上,我采用了先期音乐和后期音乐相结合的方式。先期音乐是根据剧本和导演要求创作的,这样的方式可以确保音乐与画面动作同步;后期音乐则根据画面需要配乐。这种结合方式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,也使得影片的音乐更加贴合剧情和人物情感。

尽管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,但我们通过创新的音乐手法和细致的制作工艺,为《哪吒闹海》创作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。这个作品也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审美的。

十日谈

我爱动画片

责编:沈琦华 殷健灵 本栏